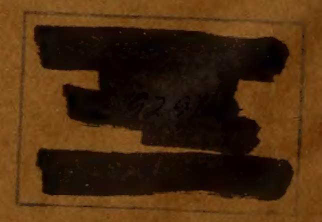
懷慶府志

三十一　三十二

16





懷慶府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志

傳

明

李氏三貞節傳

李典

李氏家懷之孟縣先本農家有貞節婦三人焉葢世傳也其一爲諱亨妻樊氏以二十四喪夫夫質直人也遺孤昇纔三期樊誓不再嫁以紡織自活卒完其節壽幾九十而終凡孀六十三年其一爲昇之妻畢氏樊婦也喪夫乃二十六遺孤嚴嘉其父終時四歲畢克嗣先烈志貫金石今且五十年年垂八十矣其一爲畢之婦范氏夫卒尤早其

時范年十八亦有子曰閭咸勸之嫁曰爾年少非若祖姑姑等也盍從俗乎范自誓彌篤曰李家兩世出節婦到我壞耶寧復得爲人如嫁我必死耳今年年逾六十身居四十餘年先是有司具以其事上聞故事惟見存者得旌表於時樊既死矣故畢范皆蒙恩樊獨以例見遺然其賢一也余方行按關陝道經懷孟詢諸父老皆稱三貞節婦無間言因召閭禮之且勸令學獨惜樊也論曰嗚呼自王化迹熄關雎教衰綏狐鶉雉之風盛行積久何哉三婦之節獨萃一李氏斯有以見我朝教化淪洽追配周南之盛矣然三節俱婦人耳未嘗學問而克若是使生而爲男子當不在豫讓王蠋之下即今大河南北節婦烈女後先輩出

求必非聞風而興起焉者後之爲人臣妾輕棄主家爲自存計視此寧不汗顏媿死也耶

國朝

王中丞子房先生傳　　蕭家芝

傳王中丞者懷人志不諼也故不穩其家乘先生掖縣人原名應駿字子房明崇正間以兄中丞公應豸死於薊先生慟哭長安道求直其冤語無忌坐褫諸生服遂改名棨游成均成丁丑進士授高平令尋調河內時河以南闖寇日張保聚各斬竿樹幟肆焚掠河朔震駭先生日糞金厲勇士部署刁斗之教以及搏力勾卒之法不屑屑引繩墨理簿書故瑣務不甚愜人意及河洛陷德昌王將北渡駐

懷其衆卒陸梁橫噬所至人憚之先生率所部署踔三十里外爲壘以遏德昌德昌色變緩轡巡壁壘中瞿瞿左右顧左右指皆擺無敢爲螫歲大飢父母交棄兒自活漸相食先生繪飢民圖籲闕請蠲報聞已乃醵金糴郡城日傭數千人以食之活無算董城役者人人以爲先生親已忘奔瘁於積雪中數月斷手已而金城飢民聚爲盜先生密廉其名氏夜半合圍扃其戶使不得逸乃呼彼中巨室詰責之某良某否悉如所廉立剪其非類者其他嘯聚平原如義莊校尉營諸處以次殄滅而太行窮谷間有險可資鷹眼難化先生怒馬太行山巔指揮將卒使伏奇制勝乃再偕勇士數輩趺坐狂飲一人酡欲臥先生援之股北醒

大懟且慄頃之一卒操右袂獻俘時承平久士卽勇不敢手刲人先生洗斝大呼曰疇刲若則酧此杭先生股者起立傑之取斝引飲先生復大呼壯士則羣抵掌一再俘盜皆鳥獸散引而東修武輝縣諸盜望風於弓彼矣歲暮苗三仕肆掠盤谷勷掌閩諜者至公方迎春東郊佯大怒罵置諜者於獄先生乃肩輿垣垣令優人夾道歌且行且飲歸坐堂皇使伎樂鞫喧薄暮乃巳抵夜欻勒兵濟邑殄其無備俘斬甚多苗三仕鼠竄天壇天壇高觸青冥士躑躅不敢攀藤仰視先生先登石下如雨中先生背先生戒勿譁振桴鼓千谷皆應士爭自死躋天壇絕頂擒之天子嘉乃遣召至便殿咨天下事先生指畫勦撫大略聲色俱厲

上改容立拜監察御史監左良玉軍由是傾注甚嘗謂太子曰若得王漢數人朕無憂天下尋以中州孔棘改命巡按河南適河決漂大梁大梁居民蹲屋簷樹杪號呼求救先生露立河干促舟渡難民且爲粥飼之所活又無算亡何黃公道周以直道得罪先生上疏申救時申救諸公皆被譴謫先生疏獨留中云俄而晉秩中丞撫兩河軍河以南羣盜李奎袁時中輩各以其堡來降曰先生能生我我死且爲先生用計所降卒不下十萬人是時督師孫傳庭戰屻愈發奮方繕關中驍騎三萬衆鼓行而東先生將提步卒十萬分部扼塞爲堅壘以障之俾無遺育於中土會逆弁劉超熊據永城先生以兵往勦城且潰先生徒步入

城欲撫之竟死於亂屍枕籍中是夕星殞如斗老弱擗踊謂河以南無生理懷人爲位哭之日數千人輀車旋懷素衣伏道□者不能起而所降卒十萬人旋掉臂去

孫處士傳　蕭家芝

明孫處士者名士堯號玉峯世居河內之萬南鄉博學强記不售學益力率子弟讀書白馬湖去家二里許非定省不至其室曰吾所以爲此匪求聞達恐子弟不識孝弟二字爾值母病數月不瞑不頮黝然而癯裹藥於市至有故人不識面不爲禮者伯兄晚節蕩產其子久客於外兄病且亟封樹不遺餘力搆義塾以課族弟子或有登樹杪竊其塾中果實者恐一揚聲卽失足墮地爲弗見也者而過

之其人旋亦改行里人相搆輒為請成不克成則痛自責曰吾德不修乃至邑屋不見敬里人胥感且媿三十餘年井里無雀鼠之擾至萬歷間歲大飢或鬻子以自活旣償其身價而母子相牽慟哭取券付火仍賚以餬其口曰此亦人子也奈何仳離之里人多高其誼哉翼隱鱗愈深自韜匿後因還陸氏遺金陸氏悉數以聞於官邑侯趙公大宿匾其門曰種德昌後鄭端清世子襄王而賢者也多處士之義曰隱德如此子孫必有達人吾有弱女當以相累倩其冢君克肖克肖果貢於廷而克肖之仲子允裕遂成順治丙戌進士

溫令金龍四大王傳

神謝姓諱緒世居杭州錢塘之安溪宋理宗謝皇后神之姑也祖達封廣應侯父乾進士官司徒生四子神居季不欲由外戚進第進士後隱金龍山之白雲亭祖塋側讀書授徒咸淳十年秋霖雨天目山頹慨然曰天目爲臨安之鎮苕水環流昔人稱爲龍飛鳳舞今頹宋其危乎宋鼎移賦詩二章沉於苕溪是夕水逆湧尸上徒得之葬金龍山之麓立祠祀之元至正二十六年明太祖與元將海牙戰於呂梁元師順流而下明兵將潰太祖見空中金甲神人鞭濤逆流過敵舟遂大勝太祖異之夜夢神人告曰余金龍山謝緒也行間相助用抒宿憤太祖寤訪求其人諸臣知之者列行實以上乃御製贊詞封爲金龍四大王所司

建佩錫田以祀因其生也行四而葬於金龍錫爲封號也

本朝康熙四十五年欽奉

聖旨加封神號曰顯佑通濟昭靈效順

河神黃大王傳　　邵平遠

神黃姓諱守才字英傑偃師人世居縣之夾河王家莊生於前明萬歷戊戌十二月十四日辰時異香滿室鬨空中神語曰河神降幼失怙恃育於舅氏劉某屢著神異眼鼻氏客於虞城之張灣有糧艘二百餘艘淺於沙神爲退沙運艘偶遊王屋至天壇山高水遠神矜其渴指地得泉以濟人今十方院不老泉是也

本朝順治六年沁河暴漲守道佟公延年請神至懷郡臨

閱莢者默祝驟息安瀾遂建生祠於郡之水北關時神年五十二歲也至康熙癸卯十二月十四日申時談笑而逝雍正十二年乙卯河督白公鍾山以治河神應封號未加猶沿俗稱黃大王特請加錫乾隆三年四月十三日欽奉

聖旨封靈佑襄濟之神奉文黃河南北兩岸祠廟皆安奉

神位致祭

呂孝子傳略　　孫用正

呂文者河朔陽武人也世業農兄弟三人文最幼其父呂淵出外久不歸文年十四獨以爲憂遍訪兩年並無音耗時時涕泣雍正十二年正月又將遠出過姊家言此番若不得父耗誓不歸因相持痛哭其姊忽仆少頃蹶起若有

憑之者大言曰我三郎神也適路過此見汝弟姊誠孝爲汝報信但渡河而南依官柳古道不出三百里廟前有十字大路石獅缺一足則汝父在此矣文遂依言渡河南行至許州北千佛寺前果有石獅缺足瞿然曰得無是耶急詢之土人無有知者仰天長號時本寺僧高秀自城歸聞文言忽憶雍正九年九月間有老翁自言陽武人病此枕獅而死稟官瘞骴及查問其年貌與出門歲月皆合遂具稟州守吳公令發骸滴血血滲入一時見者聞者莫不感歎驚異以爲孝感時余司鐸穎昌吳公顧謂曰是可以風因給以路貲使歸父骨而葬於祖塋

奇男子傳　吳周棐

[illegible]名傳龍其先浙之會稽人也曾祖徽舉孝廉[illegible]天津中卒葬於燕之薊有子七人傳龍祖名應彪官山東州司馬其季弟為山西興邑令迎母張孺人就養孺人卒殯於任所應彪解組後客遊修武遂家焉生子五其巳子名泮泮生傳龍幼有至情時應彪巳故每戲笑大母前以博歡稍長聞諸父道曾祖父母壠各在千里外遠不能祭掃往往計無所出泣下沾襟傳龍作而言曰此不在天之外但有道里資行即負至耳何痛為其季父濤且泣且喜質貸以與之即日就道既至晉中不識其處訪詢數日弗可得徬徨阡陌間仰天痛哭忽一老人過而問焉告其故老人嘆曰余故守塋者也孺子不遇余虛此行矣

導以往披榛莽示之乃拜於墓下手自發壙遂以布裹遺骸負之背以歸傳龍年既少生長里閭未嘗遠適一旦負重徒步三千餘里風雨飢寒交困之趾裂肩腫面目黎黑家人幾不能識居無何復與濤言曰曾祖母之骨已還矣燕薊之行庸可緩乎於是濤又以舊貸之產計餘值索之兩人偕以往不再月復奉徽之骨以歸備棺衾就殮與曾祖母同遂擇吉將合葬焉於是覃懷之士聞之咸咨嗟嘆息動魄驚心有赧然汗下者有油然勃然而作其孝思者余因之有慨焉世之人棄親弗顧私妻子惜筋力生不能養死且遂忘之比比皆是也金生年不滿二十貧窶無聊誰復責之以大義然而天性激發不避艱苦跋涉險[illegible][illegible]遂

關朔於必得其志而其季父濤亦終始玉成之非至誠之感動而能若是乎嗚呼此足以風世矣爰奇之而爲之傳

碑銘

唐

溫縣主簿韓君墓誌銘　柳宗元

有唐故溫縣主簿韓愼字某漢弓高侯其先也從於南陽傳六至今唐侍中瑗克用貞亮奮於國難侍中兒子鄧州刺史韓某某先御史著作郎韓某某生尚書庫部郎中萬州刺史韓某某嗣以文行大其家業君萬州長子也以父任爲建陵挽郎累調授王府參軍相州襄陽尉至於是邑貞元十六年又調於天官署河陽丞未拜十有二日暴疾卒

於長安永崇里先人之廬又十有二日龜筮襲吉祔於咸陽洪瀆原先人之墓正也先三日外姻家老謀爲之志季弟泰哀不能文故託於友焉嗚呼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爲友沒也以其弟之戚知君之爲愛惟友愛出於孝移於忠施於人無往不達故予得受其辭以書於右友而愛愛而忠忠而孝宜之貌稱其行行稱其詞賤受不壽爲善是悼祔於祖考初筮攸告季也之純寘哀無垠終窆且貧控於仁人備物稱家其儀式陳爰相其悲載刊茲珉

元[illegible]

孔氏先塋碑 [illegible]皇甫氏[illegible]

孔氏之後在爵者有明譜矣其疎族散處天下[illegible]

趙宋時有爲青州太守者實出於曾族生二子季曰琛仕至懷州防禦使因家於懷防禦之孫秀由進士登第爲河陽令徙居於孟郎令孔公之大父也生二子有子曰文政文叔曰文叔幼而敦敏長而能文壯而好武嘗亡金時扈從蹕于南征有功累遷至大官今父老尚能道之者娶周氏與文叔比德是生公公諱信爲人敦厚明敏讀書博學時人稱其有祖風乃湮晦而不仕棲遲田畝以閑居自娛常曰吾祖宗來不知其幾何人或顯或晦豈非前定耶人生不滿百使鄉里稱善人足矣遂優游里社以疾終配陳氏生子男四人仁伸修佑咸繼守先業隱而不曜今四子之後子孫存歿此不復載令自列於碑陰予嘗論之往古

聖賢雖黃帝堯舜三代之後或湮沒而不聞多矣惟吾夫子之族封諸曲阜散之四方歷戰國秦漢魏晉六朝隋唐而下以迄於今名儒大官顯人顧代代不乏豈天地之元氣不可息與今河內防禦公之族始聖林之一枝耳因系之以辭曰孔氏之族昭如日星使君伊何有來自青萍流尋原實自魯庭防禦河陽令德惟馨貽厥孫謀存諸典刑嗣守先業孰敢荒寧由公大守燔火之熒公之素節垂塋千齡琢石墳阿如新發硎後之來者請視斯銘

鄆王府長史李公墓誌銘　姚燧

至元戊戌鄆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匠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肅雲漢狀其祖潤文王漢儀之利用

庫日與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出不遺於受不僭於發
如他人侵蠹以溢其家負而責償罪殁産者皆無之與人
交以誠御下以寛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燧曰管庫之官
則古委吏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端由孫貴耶葢鄃王之
考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裔孫爲置守
冢數十戸於鴈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即是進爵爲
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爲廟以祀孔子元貞始年表賀聖
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惟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
者賢若不可辭矧有大此者懐之爲州憲宗大封同姓初
國世祖於秦以戸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順宗既
之國未至疾返成廟賜名懐寧以王今聖時方撫軍於北

皇太后儲皇住居者二年則懷爲三聖龍潛之地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爲下士是邦者當宜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絕猶念雄來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顧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開其好學懿有立志遂與偕北即婿其家進之於王王甚禮之言無不從事必見容妻卒賜楮繒二千五百爲娶元氏子季惟寅銘曰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爲君方惟懷爲州河之陽實爲三聖淵龍鄉其間下士雖卑位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攀鱗翔况復有孫翼

賢王遂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强何畏潛德無耀
光

左丞陳公墓表

李术魯翀

資政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左丞陳公大考中憲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潁川郡伯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進封潁川郡侯妣聶氏以潁川郡君加郡夫人考大中大夫河南總管輕車都尉潁川郡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潁川郡公妣李氏潁川郡夫人公曰予祖若考嘗德九泉不刻貞石俾繩繩來茲無所於忘則事君親也不盡子其為我銘之翀雅為公知厚有年豈敢終辭敘曰公汴之原武人世居

德不耀公筮仕由河南河北道憲吏貢京師元貞初辟掾督省大德三年秋七月授承務郎工部員外郎俄進左司都事初公掾東曹以詳敏預敷奏都事職益親成宗皇帝雅知其可用勅中書省曰若等進奏政務恒與斯人俱而趣進之公姿容白皙上目之曰察罕細立篤必闍赤國言白晳掾也恩獎如此由是歲扈蹕上都俄遷奉訓大夫戶部郎中出爲河間府大名治中以善政聞仁宗皇帝出震擢奉政大夫湖廣行省郎中著嘉績進朝列大夫長慕江浙延祐二年春以朝散大夫同僉徽政院事召起京闕居三年上聞善於其職也特加大中大夫職仍舊秋拜吏部尚書明年春以嘉議大夫參知中書英宗皇帝即位中書

以舊臣奏拜湖廣行中書參知政事進中奉大夫至治改
元奉旨理鹽事海道南北還遷政江浙二年冬十有一月
被旨理市舶泉州還召爲集賢侍讀學士泰定元年同知
宣政院事進資善大夫二年懇以疾辭制允歸沐秋七月
拜四川行省左丞堅臥不起士論賢之天歷二年召食其
俸之半尚矣積善之慶祖宗之視子孫百世而一也溯而
上之有虞氏之苗裔周之世國陳以爲氏君上世爵代不
乏賢公之祖之考之積善其家雖不饗名當年慶鍾於公
綜練明果達於政務贊帷幄謀廟堂涖方岳世之所稱名
卿大夫公必在焉華秩異數隆貴寘漠赫然昭明若操符
而遐契立表而召影數必隨而理必至豈偶然哉尚書參

政皆葬於原武城南三里之原左丞名端字正卿參政公之長子也次曰直曰瑞直穀熟巡檢瑞將仕佐郎汴梁管民總管府經歷其諸孫士杞士檜士楨士權士楷士杞奉訓大夫唐州知州左丞勳業之詳太史筆在故特舉其大都云銘曰大木百圍初於秋毫涓涓其源浩浩其濤陳氏之先本於潙汭有仍泚綿或庶或位原武之族世晦其光乃暨今公家塋昭彰其初伊何奕奕政府入陪夔龍出亞方虎迺公迺侯降爵其親膏雨瑞露自葉流根洪河之陰太行南俯松柏鬱蒼蔭此原土有斧其嶠有穹其龜相與終古訶護銘詩

河陽遯士荀君墓銘　郝經

中統元年拜信使宋館儀真者二年河陽荀宗道以門生從行為行府都事治書狀都管二事繾綣淹抑日夕相從一日書其先人之事以請曰不孝曹昧不能備述先德惟是先人之事所聞見者敢請一言半詞以賁冢木余之先君子嘗年與宗道之父遊處里閈相得而甚相洽也以余父之執且其子受業於余故嘗聞其論議而見其梗槩於治亂情僞靡不洞練而論皆偪臆蓋知幾之士不犯難行而能遯世以保其身者嗚呼乾坤龍戰海宇橫潰能爲時而起樹勳名開治泰以濟斯人可也如其不能卷懷閉窖不與時角以全其天亦可也不然則冒難以進而不知止鮮不爲暴虎馮河徒靡身於世者君諱士忠字信之孟州

河陽人金源末以貲食豪鄉土知世將亂乃俠游京都結納豪右以觀時變及歸而河朔已受兵矣州募民團守號義兵推君爲都統保靑龍山時金遷汴阻河以國流民南渡爲北兵所擠而阨於河孟津渡尤爲要塞而津吏因緣爲姦名爲守法而控勒納賄積流民數十萬蹈藉以死君謂其人曰是不可坐視於是刻津吏罪狀請於機察使而聞諸朝即詔不拘常例命曰海放流民濟以全活歲壬辰河南亡君知不可爲乃散所保各歸鄉里兵鋒方南遂北首以避之居燕趙之間宣使老索來莅順天知其材欲引爲參佐力辭不就無何告訐蜎與更相誣陷往往破家惟君獲免益稱疾不出二十餘年不覗戶外以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文杖相援遂稱疾篤昇歸河陽先世之未葬者皆爲遷祔其諸子婚配亦畢乃曰養生喪死餘無憾矣汝曹有業足以樹立有田足以衣食我亦瞑於地下戊午春二月巳亥卒於河陽之沇河春秋五十有九從葬先塋禮也同室劉氏雲中大姓也敬順不違克盡婦道二子宗道宗禮宗道沉鬱力學已爲偉器宗禮材勉克家識者皆謂能大其後矣作詩以告諸幽云昔曾拔劍倚太行種花釀酒家河陽濡如褭馬年少場南入鞏洛東汴梁任俠尚氣修髯張四方有志歌慨慷大河誰意忽揭裳沇濟一夜水精箱沸鼎不敢還探湯長材逸器都卷臧九牛欲挽從爾疆欲我妄動君荒唐落日倒景明榆桑桑梓奕奕生輝光始終全歸

計亦長有子有祿君不亡

明

鄭端淸世子賜葬神道碑　　王□

天啟甲子余友宗侯翊欽渡河詣余曰先世子之歿木蕤矣口於碑惟吾子圖之余敬諾夫世子者乃鄭簡王庶第四支東垣端惠王之曾孫太祖高皇帝九世孫也仁宗始封少子鄭靖王於陝西鳳翔後遷河內生簡王僖王僖王生康王康王無子鮮親支第二子早歿議第三子盟津王承襲庶母張夫人怨於王誣奏魘事褫爵憲宗皇帝廉乃寬下勅用誠孝宗皇帝頒璽書引和疏八上求仍盟津爵齕於禮官乃寢是時康王弗嗣孟津王華東垣端惠王僖

王厥第四弟也端惠王甍權以其厥四弟子祜櫸封爵茲
曰懿王生恭王盟律遺孤祜櫸疏奏考宪世宗皇帝心惻
子之爵祜櫸子厚㷇厚㷇子載壐貧布衣矣恭王生世子
即所謂端清公世子諱載埼字伯勤母妃高氏生公二年
高氏薨又一年己亥世宗曰前嘉名世子方少性哲即喜
速誦保母張曰授千文問推位讓國曰今將誰能張曰此
古人事公曰爾亦奚駭我且易焉張惶懼急掩其口曰事
重鉅勿輕言然竊目之矣塾事紀善劉凋時難師師數引
避性不喜輕訬蹐蹐温凊弗懈恭王則懌又五年吟詩恭
王曰鞠子學詩耶令咏長至日丙午皇帝曰鄭藩有子叡
而無鄒翰林學士高拱汝其將朕飭是以爲鄭世子於是

讌朗英盻於榮利若弗聞暇東軒一席諷盤誥山藏諸書
史而恭王壽有鳳陽之縶初恭王建言有奸利譏公閻太
妃守公宫公突卯宗人忠赴於帝告公代勅下廬江榮繆
王攝府事公鍵闔益肆力於玉策鴻寶年十八議婚公曰
否也吾日懼淵隕敢知曰余家室或以小隙誣奏令免冠
習禮公不爲動時與闗西名僧松谷者闡於內典忽一日
曰吾年已壯瘦受爲何胄死白父無恫可乎會世宗崩穆
宗立詔膚建言疏上痛陳進言匪躬蹈蓼之義十世斯若
復爵還繼母繼妃王氏薨服闋欲依筮婚公乃從之御輸
於何文定公塘之孫女則公年三十五也又九年祖母鄭
懿王妃閻氏薨恭王棐孝含莫塈周四隅結蟻公左右兰

循制焉其仲弟之姪悼而孤公育之代償金千餘公之語人曰劉德居腆振餽不然昔之天族不地下笑人哉困米數百粥於不能粥幾萬指恭王薨終厥喪歲癸巳年踰艾且八矣當嗣爵公躊躇曰祖以若本分枝以旁入繼數微有末眷鮒射由井谷而我何耽耽爲藍[illegible]者吝焉往矧有盟津恭懿之會孫載璽在季札子臧彼何人斯我且易焉沮者曰至公不可疏請讓國載璽承正系也神宗下禮部部難之因條議宗藩開科睦倫頗見褒納則又怏怏於讓弗諾也乃髦遯於丹水成室水滸與二三田畯灌桑牧豕隱居東復卜園鑿池理花竹客至命酒徑酣與僉事邢雲路譚星歷慨古樂失傳折衷音律教習雅頌文武舞無幾

讓疏至於七疏曰立嗣以嫡立庶以長盟津庶且長辭順
弗從曰不詳祖懿王封時盟津在尙爲庶人父恭王襲封
彼雖已故猶未復爵今旣復爵後裔賢敢泪瀆大倫隕越
於下不敦遜遜荒則丕不光於前人今年薄七十幽憂抱
病寧竄匿巖穴終期不負此心而已皇帝曰宗伯汝覈我
宗老顯德行毋薇朕志禮部尙書李廷機曰名利人攸重
辭人攸難民之相怨一豆肉犯惡不與刎日千乘之國日
廢年歷多則襲三世罔有弗誠世子瞳徽於古惟允祖宗
德殖厥高尙用遂哉王旣立罔有屈於世子世孫以侮者
成人皇帝曰俞丙午越六日盟津恭懿王曾孫載璽進鄭
王爵皇帝命之遣禮部主事潘士達奬世子暨孫翊讓國

高風乃坊勅曰世子載堉爾克義是循固進　王爵克振綱常朕心汝康汝嘉賚爵原爵□祿歲千石有司羊一酒一爲諸藩式爾益承令譽當是時天下無不知鄭有世子能讓國云覃懷民發戸祝公公怪而拒之曰我豈以赤社土招聞也者爲我鄙鄕人驚吾志矣令仲子翊欽試入泮公慧悟絶人儉恬淑均以殺生爲禁覩不義若猛火采眞背娍蕭蕭塵世之外所著韵學新說先天圖正誤律呂正論瑟銘解疏毛詩韵府禮記類編金剛心經註算經秬秠詳考獻樂律全書二十卷神廟可之歲辛亥四月哉明後□子姪請曰勿殺生距旣魄止九日乃薨年七十有六神廟聞訃輟朝去籥謚之曰端淸世子令有司治喪某年某月

日葬九峯山之原余攷古史泰伯夷齊後季札子臧閱數
千載四人巳若□戲伯□重耳蒯輒輩人固無良其學問
識力則先庠謫矣使世子終奉鄭藩血食其邸德承輝豈
出傳易□沛王楚王下盍義高心潭峻轢乎古其俁俁者
□一切卦視國土珮玉直作傑蟲一小小觀耳於玑虛好
靜之趣寂不動也使知國讓斯名傳斯則世子必意遷意
遷則滯則豈能□三年□於□哉□國有盡名無盡萬世
後稱願□曰明有世子若□較王祚疇爲短長又不待智
者辨巳世子妃何氏先甍繼王氏子長翊錫何氏出授封
鄭世子娶某氏子次翊欽授某職娶某氏女適庠生□克
□俱王氏出孫若干能詩禮庶不落厥門銘曰□撫[illegible]

民鮮不詑求彼肥遯咣縶於圄有美世子耳滋目覶孝師虎雖既拯用和支子不祭在廟鼏犧世子曰否斁倫斯頗亦既讓止而康而番害不草草曷乃心遹害潛害忘乾餱不訶公之視國譬彼蚰口遹追齊物言笑且佳龍悔則遘古旆則多我寵世子雷雷無洮犖革爲志繼適滄波宅家産光格鬼釋蚪著書用臧入宗藏莪地下黑胎以遨以過海殫斯枯石泐斯磨稽首碩風如壽萬何

戶部尚書紫山劉公墓表

李廷機

先生之撫閩也維戊寅之歲先生入閩則走書幣迎李生廷機於清源山中爲授其子經故而先是李生巳攜妻子筆耕毘陵矣庚辰計偕造先生謁謝而先生猶用初意賓

禮之既下第留滯燕中當是時故友人傅子咨先生所李生時過傅子則先生爲設飯下榻欵遇甚至既而南去癸未計偕重拜先生於倉場是年春先生見李生第進士官史局而後喜可知也居亡何先生往總院書是秋入賀轉尚書亡何而歸歸亡何而殁其子承遇等月葬先生持都諫齊公狀乞銘於大宗伯沈公而復屬史官李生表之生念自曩歲得幸於先生杯酌謦欬猶如昨日而遽聞窀穸之事惘然悲焉廼按狀而爲之表曰先生河陽人諱思問字汝知自少即聰穎異羣兒年十四試有司有司奇之既爲諸生試輒先諸生越嘉靖丙午年廼薦於鄉又十年丙辰而後成進士出推蘇州居有頃以父喪去三年服闋補

安潞故矣宗室驕任孳小豪寇細民以武干禁有司亡誰何先生至則以事稍懲其左右不法者數人復爲誡約曉告之自是豉奸敢肆又郡故以細算賦民一隸紬行供億旁午若日不能均平節縮更有猾胥爲上下囊橐其間民剝膚椎髓折貲蕩本輒徙而他營先生心軫之會視篆長治爲差三等視等爲賦盡更民所苦奏記上官著爲令民相與舉手加額以爲劉公更生我也其兩爲推官所治卽豪右不少骫法而性故坦恕常以法先後罪人每從直指使者出按獄部界中多所平反旣以賢召入拜湖廣道監察御史會京師治郭外城職巡視則覈夫匠之籍鉤剔滲匿諸中貴人不得虛冒所省水衡金錢三十餘萬緡役竣

天子嘉御史能益俸二級已廼奉璽書按滇是時逆寇鳳繼祖桀驁稱兵而王一心高欽輩羽翼之為滇難者如干年先生用諜者謀間欽走一心又疏請割蜀之比於滇者受節制遮要害以備寇之窘而逸也未幾繼祖就縛先生之功多焉丙寅請告里居三年復入為御史庚午按江西論士所薦舉多名流辛未進大理寺右寺丞進左右少卿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等處提督軍務贛故介在四省之交崖谷深阻寇盜出沒先生用威德撫懷浹歲之間桴鼓不起尋以繼母喪去服闋巡撫閩中時海賊林道乾毒螫閩廣聞先生撫贛時議勦之既已悉寇窟穴與所以剪滅之策至則召諸膽智將王尚文呼良朋等

授以方畧從南海漳泉兩道為犄角擊之擣其巢賊迺潰輕舸遁去獲其黨與八千人并其所虜男女先生一一庭訊之所縱舍又數千人人既以先生能稜數年劇賊迺又交口頌曰仁哉先生也是歲召遷左僉都協理院事尋轉刑部右侍郎改戶部左侍郎總督太倉癸未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閱數月入賀轉南京戶部尚書比拜命而先生忽病視人以為先生未衰視可明且浮舟而南專精神近醫藥庶幾朗豁以膺新命而先生歸計獨決矣則引疾乞骸骨疏三上天子憐而許之歸至河陽先生益自舒以為起白屋官至正卿功遂身退於吾分足矣日從賓客故人譚笑甚適頃之視更明迺能見細書入曰先生

故不以九列易一覩諸賓客故人盡喜忽感微疾不數旬
而逝距其歸甫三月耳享年六十有五先生爲人坦夷長
厚口不言人過失其與人恂恂無町畦人皆自以先生親
已而性孝友居喪哀毀弟別駕公蚤孤賴先生力以有成
立即別駕貴自足矣猶然轂翼煦濡之好美田宅咨所自
取時以俸錢之餘分散諸貧交疏昆弟而河陽學舍之改
建也先生實首其議捐貲佐之邑人誦義無已時先生於
爲義無所却而自奉顧獨甚約服無紈綺食無濃厚疏糲
非惡有寒酸之所不堪者而安焉若性盖廷機一日侍先
生坐見蒼頭鬻蔬進者先生問直幾何應曰三錢先生曰
蔬止是乎蒼頭過而漫語曰頃人奉若干金爲壽不能辦

鄙問三錢疏也余退而嘆曰嗟乎此所以能不納若干金也古人言儉以養廉豈虛哉廷機見士大夫嬰世之塵網不能自解脫濡需卷婁往往待彈文以首邱狐裘羔袖賢者猶且不免若先生未滿而挹方足遽止遺榮纓紱歸化故山竟享純完之名不維瑕玷之議可不謂以禮進退善始善終者哉

何文定公神道碑　　馬　理

予讀孟子書見有所謂大丈夫云者謂世鮮其人及友柏齋先生觀其平生洵無愧焉柏齋姓何氏諱瑭字粹夫號虛舟一號柏齋世惟稱曰柏齋先生云其先揚州如皐人高祖諱忠一國初從天兵北定中原遂編懷慶衞籍屯田

武陟千秋鄉之頭鋪營子孫家焉後乃居郡城忠一生貴貴生濱濱生封君森質直不華配劉淑人成化甲午十月二十九日先生生於營中七歲入郡城見家有彌勒佛像惡使去之十歲讀書通大旨即有宏道之志宏治戊申入河内縣學通諸經史郡守王璜服其文行字而不名行視少參者延爲塾師先生視其子弟驕惰不終日而返辛酉中河南鄉舉第一明年會試聯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諸吉士視先生作止以爲是非内閣劉晦菴公問所學深醇屢詣之論學不徙甲子授翰林編修劉公於公所見之謂曰向避嫌相遠今選授定矣時過商論性與天道何如先生始一往時名公髦士專務詞章先生獨終日窮理讀書

治道而已聞有鳴卽訏謨攸寓丁卯見史職廢失奏請修
舉不報是年與修孝宗實錄所作傳文一時推直筆焉巳
巳陞修撰奉旨教諸中官日以僕臣正道誨之諸中官咸
信服目爲伊川先生時中官逆瑾竊政擅生殺朝士惴懼
或屈膝其庭先生接以長揖瑾怒使校尉日求其過於門
知先生徽行無弗可語人者雖童僕不戒以孚乃易怒爲
悅欲重用之先生卽乞休以歸庚午瑾誅奉命復前職人
日而今庶無事矣先生曰內戎之後必有外戎當路宜有
以備之可也辛未果盜起畿攻陷城池海內大擾朝求平
賊之畧先生以三事聞一曰禁貪墨以肅吏治二曰嚴紀
律以振兵威三曰治財用以固邦本不報復有本兵論五

篇以投內閣亦未采壬申復尚書以孟子謂蚔鼃之意語之先生行既峻潔言多法語發一時朝士畏而敬之皆問政問學道亦光矣然小畜之盛則幾望之咎至焉癸酉經筵當講尚書先生具講說發蔡傳未及之旨末寓諷諫閣臣見而未安乃令改之不可比進講言出中孚上爲改容數日旨出乃外補開州同知去之任值編徭先生歷稽其事產爲九均法而民平已而治河先生分程治之工省而役先休焉乙亥陞東昌府同知清戎使伍實而不誣御史善其政行諸郡俾取法焉久之拘於職守道不可行則再疏乞歸既歸舍於南郡常屢不入城市廬僅庇先生蔬食水飲其中泰然縉紳有訪者伸鄉服以見不拜其門行本

同來協力人我見道而不見故士夫以得見爲榮有乞言
者閩浙江湖而來萃於時四方之學者雲集其門先生因
材施教勉勵後學者達人時東南學者因象山慈湖之學入於
溢用之言先生以爲邪說橫行充塞仁義力拒而闢之辛
巳春紀在秦幾武宗崩先生迎執大喪哀毀骨立上嗣
位起復江西提學副使先生伏次漣洏而巳癸未服闋改
浙江提學副使時浙士多不習經史務擬科場文字以圖
倖進先生下教期經史通者與應科否則不與士習丕變
甲申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丙戌署南京翰林院學士事杏
東掌學士代至以前直堂隷銀餽之先生笑曰當時巳得
太常直堂隷銀矣復左右望耶杏東知不可强乃用葺公

書[illegible]不許焉丁亥夏陞本寺卿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權
行尚書事議修戰船巡船具尋底績而弊革議革內官諸
監機戶及一切人匠冗食停減諸不急工作議處織造絲
料及停止修理南京會同館疏入皆報可歲省數金戊子
改北京工部至京改戶部與尚書儉菴梁公同心輔政而
建議草奏多出自先生先生嘗曰興利則弊生除害則弊
息故論財止言其蠹不及生之術爲御馬監[illegible]奏歸
戶部徵收於是民間重徵之害始息未幾[illegible]部右侍郎
以直道與當路不合即引疾乞歸疏再上[illegible]出
京御史毛鳳韶薦稱鳳節足以厲貪激[illegible]宜[illegible]用[illegible]命
在京調理時舟行再乞休致尋陞右都御史[illegible]

院事至家復上疏陳乞會欽准致仕乃巳先生家居十五年不通要地人書書至亦不答惟與四方林下同志及門人問答講學而巳臺諫相繼論薦者累數十人戊戌太淑人卒先生先有足疾至是祖既執喪益不可愈後連哭執友感疾彌篤癸卯秋夜有大星西隕流光照城中如晝越三日卒是為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三十日也計甲午至是享年七十歲矣四方人聞訃皆謂天喪哲人世道不幸多爲位哭者配周氏子男二光祖顯宗孫男四曰謐詢諏謀聞訃上悼惜遣官營葬諭祭者二廕其孫諮為太學生先生官至三品而家如寒素內無媵妾外鮮僕御雅好躬行不輕著述今遺書有陰陽樂律儒學醫學管見均徭均糧

二論家譜家訓二篇治河私論一篇兵論七篇皆濟物救時之文非苟作也門人婁樞曰孟子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先生豈其人歟予讀孔子言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若先生見之明而任之重行之篤而守之固眞卓然自立可與權者彼世之富貴貧賤威武焉得而淫之移之屈之哉非大丈夫而何樞亦可謂知師非阿好者矣歲乙巳二子葬先生於城南新塋之祖位理無似先生謬與同志故於佳城神道之石著其事而繫以銘銘曰覃懷之域督濟稱賢遂我聖朝格齋出焉其出何如矯矯其勇友親程朱衍宗閩孔脈宗伊何信道不惑山或可移吾行不滅行潔無瑕言

出可識揆厥心迹表裏不二官有通塞道無不亨舍則晁

幾用乃利行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孟曰丈夫舍子其誰郡

城之南建此元堂鄉其肇祀大河與長

劉涇墓銘　陰秉暘

公古高科行山大河穜秀實多學步崇階柏齋曾齋氣味

與諸仕際昇平臺端建明郡有仁聲歸築山房與道翱翔

厥後孔良勿謂讒言漢誼楚原狼跋鴟喧勿謂數奇孔素

顏悲自古如斯立德立功立言允中茲銘不窮

王所用墓銘　張慎言

漢之孝友求長者如不及以余視公其古之長者耶淸正

律已初無刻覈自少至老貧賤富貴守如一日謂公醇愿

曲謹而烹鮮理緜民以寧謐謂公用柔處晦而剛正不阿惟惡是疾去民之賊昔人曰賢者殆不可測是耶非耶

國朝

守拙先生墓表　喬騰鳳

吾郡自許文正何文定兩大儒以道德崛起後先輝映講學教授於懷孟之間濡染所漸結爲風氣士生其鄉雖三數百年往往有巨人長者忠信魁特卽名位不必甚顯而姱節獨行足使聞之者竦然生敬過墓生哀以予所覩則蕭元美先生其尤著也先生諱永嗣一字肖鳴河內之萬北鄉人世以農桑爲業至王父璃以積著行義聞於國爲鄭藩典寶生二子次純者先生父先生生而端整弱不好弄

稍長悅學十七補博士弟子員久之試學宮第一其文傳
頌一時中辛酉試副榜是年天啟改元以恩拔貢太學父
母皆早世事後母能得其歡有弟光嗣後母出也憐之甚
數歲輒與俱臥起口毛詩四子書以授嘗偕過沁舟蕩失
足墮先生忘衣履躍入水抱持之偃仰波濤間榜人競赴
救[illegible][illegible]舟中人暨岸上觀者皆嘖嘖歎息焉伯父韶無
子[illegible]言其先生憂之即請以弟後至再卒弗許以不忍先
生拔比老檢遺劵數百付之先盡焚子錢家不問誰何也
士[illegible]弟殁母夫人哀憤失常度先生默默不自得一日中
夜狂奔欲爲溝瀆計忽見金神數丈赤面髮鬚皆豎大呼
蕭公慰止之導使東東則抵姊舍相勞苦飲泣而歸母尋

亦感悟先生於學攻苦然數奇戰於闈屢北而比部君兄弟漸長雋邁未弱冠皆籍諸生乃專一意教子時鄭庶人汰府校黠者虎而冠僇辱破壞富室以百數人爭賄以求免卒不免先生家故饒田皆腴美諸虎校心欲之未有以發人皆危之先生於門左搆一樓數椽攜二子讀書其上檢覜僮僕出入身不肯之城市亦不與宴會見親故寒溫外無他及如是者三年庶人敗竟免嗟乎先生之有以處患也夫小宛之卒章善矣彌譏妒嫖道罔無如徼恭哉若庚申辛巳間歲異荒人父子相啖食死餧殘盡先生出粟數值之半以糶簿注糴者姓名戶數多少人率日不[illegible]日逾是將爲負販者奇貨也且吾虞不繼鄰黨[illegible]全活

者甚衆誠心所齊物皆此類也其教子益自徃者士蒙萬曆末年之獘苟因陋就寡綴拾讐語號爲舉業見一言非恒所習則羣起笑且排先生獨購左氏太史公昌黎眉山集及以少所讀大全性理諸帙使比部兄弟寢食其中又爲廣置先秦兩漢遺書晉魏間金石文字使博覽無所不見居近太行富水竹每春華秋霽則令行吟澤畔或登探月山水峪諸名勝竟日忘返又或相對彈琴宫商鼓應先生坐齋塾聽之神色怡然甚自適也至於燕僻匪朋則惡如鴆毒蛇虺終不使一近有從先生所來者竊怪先生素謹嚴廼縱子游閒殊不可測先生聞之笑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夫山川足以助發奇氣琴瑟可以陶寫性靈士與

其習業而之他何如此亦爲學乎由是比部湛思研精積有歲月發爲文章遒潔高古力追作者楷書精詣亦具鍾王法時人未之能知會大中丞東海王公來令河內倜儻愛士尤琥奇河南北以文贄者無虛日鮮當意見比部文則大喜褊贊賓客爲立社每奏一藝未嘗不拊手稱善其相慕悅若中郎之倒屣仲宣廬陵之避地子贍也計部亦益奮厲文日雄博寖寖乎火攻厥兄王公皆心好之嘗便道過其家察視居處肄業狀因請見先生笑語移日其名流賞異如此既數載爲順治乙酉兄弟偕舉於鄉伯子冠其經其明年丙戌仲子魁南宮又明年丁亥伯子亦進士高第論者於是翕然信服咸以先生善教子云仲子釋褐

為山西岢嵐州知州戊子迎先生之官郡道病亟仲子驟
馬以迓未至州八十里相見氣息纔屬猶張目問治嵐狀
仲子指天日以對先生頷之廼瞑仲子扶櫬歸不十日而
大同變起岢嵐陷沒嗚呼詎不有天哉若先生之貢太學
年應選仕然值國家承平久用人拘資格專重進士其自
乙榜以下高纔為郡縣吏不敢望至臺司明經尤碌碌雖
行如曾史無由自表見故有志者弗克就烈皇御極海內
浸多故天子奮然思廣厲人材當衡猶牢持故議至下詔
切責之則以二三老悖備員取厭而已洎乎末際名城大
都日隳然後多所推進欲以當漏而時事已不可為矣國
步既改吏道多端士爭自濯磨以赴功名之會明經徃徃

驟躋膴仕先是爲先生勸駕者至此慫恿益力先生皆揺手弗應屬比部兄弟亦新貴愈欲優游林園□性沈善慮從甲申來感遇傷亂居恒鬱鬱□□痰嗽竟以疾卒已而服除伯子謁選爲□□□寇伉直以文無害稱奉□命□獄山右出國門□然矢公慎人不敢干以私既至多所平反御史某者闗東士貴倨讓以失出比部峻詞折之御史口果廉廼深相結用其言蠲罪者□贖數萬免□累晉人大悅仲子亦再刺朔州清惠鳳徃一過其署靜如門寂有古循吏風計最亦擢司農郎兄弟鳴騶京師名曰高中忌者歸後與友人談及舊政必流涕曰此先子之志耳大抵先生爲人貌偉岸修目大耳鬚長尺寸無跛其無遺視危

坐終日雖盛暑不去衣冠尤諱言人過失無貴賤揖必士
語姻婣惟恐傷之自奉儉約生惟殖布袍脫粟以爲常房
無妾御終身不二色好才樂士如騰鳳與山陽范太史正
脉皆被容接恩若子弟因是與比部伯仲登堂互拜稱通
家亦誼若一同胞乳然嗚呼德音不遠墓木已拱鳳也家
貧親老旍磬罍恥負米不能捧檄不可身世之際恫乎有
餘悲焉比部兄弟力足以養矣而風木之哀霜露之感抑
三十年諸孫繩蟄皆未及見可不謂痛哉謹再拜稽首而
系之以銘銘曰魁罍者邱鬼神迴兮格人是藏狐兎不敢
穴兮嶫嶫者石日月照兮君子是載風雨不敢暴兮

參議張公墓表　侯重喜

公諱斗字南一其先洪洞人永樂初遷温歷八世生公公家貧十一始就傅爲諸生讀書設粥寺自曙達夜分聲不輟雖暑罔間也邑有暴客素與公諸父嫌恐公成名不利已月夜往刺之至寺前忽雲霧四塞咫尺不辨如是者三乃止歸告其黨曰斯人將來必顯後公貴黨人洩其事置不問泰昌御極遇恩選除金鄉縣丞署城武鉅野兩縣篆有惠政邑人爲立去思碑及遷萬泉令益留心撫字革積弊化奸頑懲健訟民俗熙然一變公賦性明敏有片言折獄才上官每委決疑獄鄰邑民有訟未平者亦求上官批委公適洪洞臨晉缺官兩邑爭得公其足服鄰民如此素精天文地理六壬奇門之術又喜讀春秋左傳孫武諸書

衛書之暇師教民以攻守法時流冦由秦渡晉犯萬泉境
公率鄉勇禦之斬賊首過天星冦遂遁去調繁趙城縣歲
餘丁內外艱復任黃巖哀毀骨立服闋□□□□傳黃
門貴屋往假寓公才堪大任補授深澤令邑中有俵馬例
最縣官民公教民養馬銜馬大蕃息其俗尚鬼多師巫公
嚴禁之又多淫祀盡令毀去若狄梁公之在江南者報最
晉同知永平府是郡多出大璫愚民慕其勢焰每自宮其
男公力請太守嚴禁之璫僕甚爲民害太守不敢問公聞
之怒曰何低眉權貴乃爾乎竟申請鞫訊置之法郡閹咸
側目未幾調濟南同知其地新經殘破城池半毀土冦乘
機蜂起摽掠章邱鄒平長山禹城濟陽齊東新城青城萊

蕪武定商河等處公奉撫按委直抵賊巢擒其渠魁降其脅從濟南一帶安堵者皆公力也又總修禹城分築濟南皆堅緻撫按特疏薦之晉秩二級易正四品服俸而公已勞至嘔血矣明年大計同官忌公陰嗾閹宦風台論公浮躁降秩二級濟南紳士並郡王皆以爲枉請兩院保留公堅以疾辭歸居載餘宣大張總制福臻特疏公監紀宣大軍務命下公力以疾辭不赴任復疏請復公職改宣大監紀同知公不敢再違遂强起時王樸者大同鎮朔將軍也聯姻代藩日飲宴田獵不問軍事士卒浸無節制甚而刼奪商民公先力言刼奪之害於總制奉委嚴緝健兒皆斂手忽有命移防登州張總制曰大同重地非張同知不能

守急疏請留任又特疏陞公陽和兵備使遂駐箚陽和調練十營兵馬公嚴號令均賞罰三載四境肅然陞薊鎮參議與松山之難歸葬於溫東郭外崇祀鄉賢所涖亦各祀名宦

雜著

漢

孟津銘　李尤

洋洋河水赴宗於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黃函白神赤符以信昔在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乃往克殷大漢承緒懷附遐鄰邦事來濟名貢厥珍

唐

北諸侯來朝過温温令送於濟拮問水名令曰濟也侯曰

濟爲瀆問　　　　李甘

豈濟瀆耶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橫千里渾猛如漲無風或毀船殺人得淸淇洹漳之水不加深别爲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爲瀆也令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何如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淪氣奪别河而潛積沙連塊千里不壓不翳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發山輸海此其所以爲瀆也今河負其强大自積不捉趨海往來戎狄間脅涇渭灃漆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

此皆濟水所羞也孰事豈以大爲賢乎候默然

元

竹林七賢圖讚　虞　集

瞻彼修竹下臨清流文石偃隄華松蔭邱楂表界壤剪茅宅幽深度高巘臺隱中州方床讀書異官同休詠歌相聞觴豆相求或蒔名藥或釣游鯈課藝嘉植坐思遠遊濯纓微波看雲艮疇逸而不放儼而自修泰哉沮溺邈乎巢由按圖以觀永宜春秋孰若吾子遺其故儔糟粕塵世高蹤莊周我懷古人邈而遠憂安得揮絃以招湛浮

許衡讚　王　磐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翺翔或躬耕太

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凉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猶異世而同符者也

魯齋先生從祀告文　許約

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庖羲作而卦畫始備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無二迨於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顏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不迷其津泯泯棼棼歷歲時之旣久承[illegible]乃[illegible]

無聞迄乎有宋實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爲萬物之根柢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秘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之幽至於子朱子而大備矣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實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證既縷析而豪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爲後人之龜鑑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靜必循乎禮始終不忘乎敬春風靄然物我融會冰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比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日用叙天工而振王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

行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葢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百揆明歷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亹亹氣不少衰爲學孜孜老而後已葢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疇克爾耶宜乎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又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於從祀之位既相其子又撫其孫猶諄諄而不置也況約等親出其門提耳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誘掖諄至容聲謦欬不遠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既耶

國朝

河清頌八章　田文鏡

維

皇臨御克建其極邁古作聖與

天合德夙夜宥密端默深宮何以見之瞻彼

上穹

聖祖在天與

天爲一非私我

后善繼善述是謂大孝受命萬年

天旣子之

祖奚不然思以兆之何瑞稱是盛莫與京

天心乃喜二曜五星合璧聯珠惟堯則天今與之俱思以

加之更極其隆河刷千尺非禹之功

天曰未已載錫之祉河伯趨蹌百神躍起河水洋洋自冬

祖春越數千里鏡澈無塵待河之清從古罕覯今既覯止

上言我

后我

后云何信

天之近日監在茲飭躬維謹羣臣上言

至聖之瑞我

后曰俞欽承不易爰告

景陵及河之神弼時仔肩惟茲庶臣晉錫以爵以共

天休敬之敬之爾其交修大哉

王言惟典與謨先聖同揆文命誕敷悠哉唐虞於今復覩
億萬斯年受
天之祜

種樹說

俞森

余聞之百歲樹德十歲樹木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渭川千畝竹雖無祿秩之奉爵邑之入其人皆與千戸侯等今豫州歷經闖賊焚掠百姓慘戮無遺人稀土曠雖蓊翳成林之處不可謂無然極目平原一望無際往往而是也常召土人而問之椅桐梓漆無不具也桑柘榛栗無不宜也棗二歲而實五歲而得一石柹五歲而實十歲而得三石榆莢一歲而盈丈柳枝五歲而合圍土壤之沃如此

是此地樹木之效尚不須十年也乃熟察四郊家無儲積室鮮完廬年豐雖粒米狼戾而僅饜糟糠年饑則口腹不充而剽掠四起豈此邦之民盡屬蚩蚩抑有司無以導之也余常計種樹之效其利有八上之人不肯盡心者其弊有三下之人相視不前者其源有二也何謂八利一畝之地樹穀得二石止矣一畝之地而樹木且十百計矣十百之所入不數十石乎其利一也歲有水旱菽麥易傷榛栗棗柿不俱賤也年豐而販易歲凶則療饑其利二也貧人無薪至拾馬糞掘草根種樹則落其實而取其材何憂無樵蘇之具其利三也造屋無木以土壂為屋基上覆草泥以蔽風雨天雨稍久比屋皆頹率多露處種樹則上之可

以建樓居下亦不至同土偶其利四也樹少則無器具生無以為日用死無以為棺槨種樹則材木不可勝用其利五也豫土不堅類河善潰轉徙數里習以為常若沿河栽柳列樹成行修竹茂林所在都是則根株糾結已無隙地隄根牢固何處可衝其利六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三代之時齊魯三晉之區無處不有也故宅不毛者有里布今皆移之吳越余觀汴梁四野之桑高大沃若吳越遠不逮也若比戶皆桑大講蠶務可兼吳越之利復三古之風其利七也五行之用不尅不生今兩河南北樹木稀少不不尅土土性輕颺盡成砂礫人物粗猛日遠雅馴若樹木繁多則土不飛騰人還秀餙其利八也有此八利而上下昏

熙玩日愒月則三弊不除而二源不擴也何謂三弊不除上之人以簿書期會之不遑而視官府如傳舍常恐因所緩而誤所急一也貪婪者每借事而生端謹愼者恐因端而起釁畏胥吏之作奸慮稽核之分擾苟延歲月襲故安常二也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戴星出入未嘗章甫之歌盡瘁鞠躬先致麛裘之謗三也至於在下之人或有廣種之舉工師求大木通國皆無而一家獨有此禍之媒也一也鄰右盡蓬蒿而果實離離雖折柳樊圃亦衆射之的矣二也則其事不得不顧慮而中止此所謂二源不擴也此非上之人不顧三弊擴清二源則利不可得也其擴清二源奈何使下之人不畏禍之獨鍾無所顧慮而已矣一

里之內而種樹者止一家則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顧慮也
一邑之內而種樹者止一里亦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顧慮
也若盡一邑而悉種焉則利廣矣盡一郡而悉種焉則利
更廣矣闔省而悉種焉則其爲利尤廣而不可量矣而何
慮禍之獨鍾乎闔省者一邑之積也夫地道敏樹無不可
種而最易者無如棗柿榆柳柳樹宜於冬月棗柿與榆宜
於三月棗柿之實可以備荒榆柳之本可以造屋枝條可
以供薪使衆邑之中各有賢令長下一令曰戶無分上下
一家種棗三十株柿三十株榆柳各百株能逾格多種及
廣栽一切雜樹者旌之不如令者罰無赦則三年之後人
不告荒十年之後戶皆寧處八利將無不見矣或曰種可

之事在邑長子之言善矣其如三弊何余曰邑長之責莫難於考成民富則考成無憂民貧則雖勤無補種樹富民之策簿書期會之源不應置也以民所不習見之事而動衆則羣生而民擾種樹之利人所深知何啟釁之有所慮者但申文告而不加稽察其弊徒文具無利濟之實耳昔張全義之尹河南也時頻經喪亂戶口凋殘全義帥麾下百餘人招懷流散勸以樹藝刑寬政簡歸者如市出見田疇場圃美好者招其主人勞以酒食地土荒穢者集衆杖之有蠶麥善收者親至其家呼其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獨見佳麥良蠶乃喜耳由是比戶豐實水旱無饑百姓思之立廟以祀余每讀史至此未嘗不

慨然神往令天下方太平人民雖少不至如全義之世況爲邑長者下令之後畧如張公廵行郊野則人人警動毋敢荒怠矣有何始之難慮而有麛裘之謗乎夫身居民上亦非偶然原所從來皆祖宗積德所致語曰樹德莫如滋使數十百年之後諸父老食以得飽居以得安指此參天蔽日者以告子孫曾元曰某樹某樹皆某令君之所視其灌漑者也某樹某樹皆某令君之所深加贊勸者也其德不已滋乎余本欲具文移申條約以行屬邑深恐徒取遵依無補於事還念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豈敢輕量天下士乎故詳具委曲申告諸公夫登高而呼反掌之易莫如斯舉吾願爲民父母者不以余言爲迂爲投袂而起矣

重棉說　　宋錦

自古言民事者曰農桑曰桑麻而不及棉此三代以上之說也今民間衣服之用棉爲急桑次之麻又次之棉之爲物月令不紀風詩不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以爲民計者甚詳而獨不及棉蓋其時中國尚未有棉故聖賢不言棉非重桑而輕棉也不然棉之適用寧不如麻麻且與桑並重何獨於棉而置之古者衣服之制裘帛褐葛與後世同而常服之制則皆以麻爲之禮記治其麻絲以爲布帛言治麻爲布治絲爲帛也孟子曰五十非帛不煖對麻布言之也若棉布之煖固不減於帛矣居今之世而猶執古之說曰非帛不煖蓋亦難矣棉之見於書者左思吳

都賦云木則吊杭注云木綿樹高大其實如酒杯中有如絲綿者色正白廣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此後通鑑載梁武帝送木棉皂帳唐人李琮有衣裁木上棉之句則其種似漸繁衍於天下按本草載棉有草木二種考之外國誌劉宋元嘉時伽毗黎獻吉貝等物通雅曰吉貝即刦貝木棉樹也太沖之所指大率類此南史載高昌國有草實如繭絲爲細纑名曰白疊取以爲布甚軟白又陶九成云松江烏泥涇種木棉黄道婆自崖州來教以紡織此即今日所種之棉花實大如桃中有綿綿有白紫二色者是是則棉之爲物產自殊方雖先賢邱文莊鄧子江皆謂元時始入中國未可盡信然三都之作僅傳其名劉宋之時尚

煩遠獻則兩漢以前中國無棉不亦信而有徵歟古無棉故以帛禦寒今有棉而以帛飾觀漢唐來蠶桑之務窮民拙其力以供富貴者之用而易錢以給饔飧農夫之家幾見有衣帛之老者乎徧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唐人蓋傷之矣故謂桑爲民利之一端則可謂爲窮民切身之務則未也孔孟而處今日亦當以棉爲本計而必不獨言桑時爲之也乃今之持論者每舍棉而專言桑豈以古聖賢不言棉不敢臆爲之說亦未嘗究心當世之切務而徒襲古人之成說以爲勸課之具文耶然則有牧民之責者勸農課棉而並及桑麻也可

古槐銘　　康基田

秉木之德得盧之精土宜其性濟瀹其英千年一息靈氣縱橫秦與漢與由用其榮

懷慶府志卷之三十一



雜記　物異　軼事　考證附

物之反常者為異雖妖祥不同其為異則一也前史五行諸志於妖孽靈徵符瑞志偏於禎祥通考載之以物異足救其失懷郡偏隅史乘所載無多茲於舊志之外加以採輯俾資考鏡至如稗官瑣語往往見於他說事雖微淺亦異之一端也統名之曰雜記而以考證附焉志雜記

物異

周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既渡有火自上復於

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史記周本紀

敬王四十四年丹水不流舊志

元王六年丹水三日不流同上

威烈王五年丹水出反相擊同上

兩漢

建元六年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史記本傳

地節四年五月山陽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三

入飛鳥皆下漢書五行志九月大水溫志

王莽時濟水枯竭舊志

永元八年河內蝗漢書五行志

永初二年正月河內飢是年河陽城中失火燒殺千餘人同上

四年六月霖雨傷稼同上

延熹七年六月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同上

八年黃河清原武志

九年河水清五行志

建寧三年正月河內婦食夫同上

四年二月河水清武陟志

中平元年夏異草生其莖大如指似鳩雀龍蛇之形備五色原武陽武志同

三國魏

景初二年龍見軹縣井中晉書五行志

甘露元年正月青龍見軹縣井中上同

二年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上同

景元三年二月青龍見軹縣井中上同

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上同

河內冬雨棗舊志

晉

泰始元年十二月鳳凰二見山陽晉書五行志

三年三月太行崩同上

四年九月大水武陟志

六年大雨水傷稼同上

七年大水通志

咸寧二年八月地震武原志

四年蝗大水舊志

太康元年四月河內武陟雨雹傷麥及縣志見舊志

二年三月河內武陟雨雹傷稼同上

五年五月雨石於溫及河陽各二五行志

六年隕石於溫三同上

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橋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投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鄭終爲人嘆志五行

南北朝

魏天興二年十二月連理木生於河內之沁水縣魏書靈徵志

四年春河內郡連理木二同上

五月河內獻白雉同上

泰昌三年八月河內大雨水同上

和平三年四月河內人張超獲玉印以獻玉方二寸其文曰富貴日昌永保無疆福祿日臻長享萬年玉

色完潤模制精巧詔天下大酺三日同上

太和二年十二月懷州獻白麞同上

八年五月河內沁水縣澤白然稍增至百餘步五日乃滅同上

十四年六月懷州獻三足烏同上

景明三年八月河內獻白兎同上

正始元年八月河內民席衆家雞雛近尾上復有頭口目俱二頭皆從頸後各有二翼二足旁行同上

二年九月河內獻黑兎同上

四年四月河內又獻白兎同上

永平元年五月河內獻黑兎同上

二年四月河內獻蒼烏又獻白雉同上

延昌三年正月軹縣木連理同上

四年九月河內獻白兎同上

普泰元年五月河內獻蒼烏同上

北齊天保八年蝗通鑑

天統五年七月河北諸樹鼻舊志

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者與黑者鬬久之黃者自旁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於河隋書五行志

大象元年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鬬同上

唐

武德二年太行山聖人崖有聲唐書五行志

貞觀十六年懷州河清同上

十七年黃河清原武志

十八年秋大水舊志

永徽二年黃河清同上

顯慶五年春旱武陟志

儀鳳二年旱舊志

如意二年五月孟州河陽水濟源路敬淳家水碾柱將壞易之爲薪中有鮎魚長尺餘猶生同上

神龍元年七月大水武陟志

三年五月旱大飢同上

開元三年蝗同上

十二年旱武陟志

十五年河北牛大疫通志

十六年河北飢舊志

貞元二年春大饑斗米千錢死者相枕同上

四年七月自陝至河陽及溫河水盡黑舊志

十三年十月懷州鵲巢內有黃雀往來哺食五行志

十七年懷州奏獲白鵲二通志

永貞五年夏河陽蝗害稼孟志

長慶元年七月河水赤三日五行志

太和二年夏河陽水平地五尺孟志

四年河北饑五行志

九年春饑河北尤甚同上

開成五年河陽螟蝗害稼舊志

開成末河陽城南百姓王氏庄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株葉落池中旋化爲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舊志

乾符二年河北馬生人五行志

五代

唐天成二年五月懷州進白鵲舊志

漢乾祐元年七月蝗同上

周廣順二年旬日無烏是年人瘟疫舊志

宋

建隆二年孟州民孟福妻產三男宋史五行志

乾德元年孟州饑舊志

三年四月陽武雨雹五行志是年蝗舊志

開寶元年正月懷州武陟饑舊志

七年孟州旱舊志

端拱元年河陽縣李美家牛生二犢舊志

淳化元年河陽縣王斌妻產三男五行志

二年冬無氷原武志

咸平元年溫州民楊榮妻產三男五行志

五年陽武野蠶成繭通志

乾興元年大水武陟志

七年河北大水舊志

明道二年蝗同上

三年雨赤雪同上

景祐五年河北大蝗五行志

寶元二年河陽地震舊志

慶曆二年懷州嘉禾異畝同穎五行志

七年十月河陽地震同上

嘉祐元年六月河北大水通志

熙寧元年正月至七月地震者大有聲如雷屋舍盡

摧壓死者甚衆原武志

五年河北蝗河陽二臺觀醴泉出舊志

七年二月河陽饑同上

九年旱同上

元豐二年河陽產芝懷州禾合穗同上

四年河北蝗五行志

六年懷州禾異隴同穗舊志

元祐二年懷州禾異畝同穎五行志

四年春地震武陟志

紹聖元年武陟禾合穗舊志

元符元年河北大水通志

崇寧三年大蝗舊志

政和五年正月河陽陽臺觀醴泉出五行

金

皇統五年懷州進嘉禾金史五行志

明昌元年正月懷州進芝草嘉禾同上二月地生白毛同上

貞祐二年六月河清舊志

興定元年五月原武雹傷稼五行志

元

至元三年懷慶陽武蝗元史五行志

七年五月河內大雨雹同上

八年懷孟路蝗同上

九年九月懷孟淫雨圯田廬害稼同上溫志同

十七年懷州旱舊志

十九年原武蝗五行志

二十二年懷孟旱舊志

二十三年懷孟修武武陟涇雨害稼五行志

二十四年懷孟風雹害稼舊志溢志同

二十六年懷孟蝗同上

二十七年四月蝗同上

二十九年六月懷孟饑同上

元貞二年懷孟武陟旱雨雹同上

大德元年武陟旱舊志

五年懷孟路蝗同上

八年懷孟路災舊志

至大二年六月懷孟蝗同上

三年懷孟蝗舊志

延祐元年饑地震温志

二年正月懷慶路饑五行志

三年懷慶路蝗舊志六月修武旱五行志

四年懷慶路旱蝗舊志

至和元年懷慶路饑同上

天歴二年懷慶路饑五行志孟州蝗同上

二年懷慶路饑同上二月河内諸縣火同上四月孟州蝗

同上

至順元年七月河內蝗舊志

二年六月孟縣濟源蝗五行志

三年七月丹沁二水漲同上

四年丹沁水溢武陟志

至正三年懷慶蝗七月武陟蝗是月懷慶水舊志

六年懷慶饑同上

七年懷慶路大旱民饑五行志

十一年四月懷慶河內修武及孟州地震又雷電房屋壓死者甚衆同上

十三年河內天鼓鳴是日修武無雲而雷聲撼天地同上

十四年河內孟縣皆大旱同上

十九年懷慶蝗草木俱盡人相食舊志 武陟大水縣志

二十年原武黃河清三日五行志

二十一年黃河自孟津上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舊志

三十三年孟州濟源溫縣水五行志

二十四年孟州河內武陟水同上 夏黃河清舊志

明

洪武二年修武大水舊志

三年濟瀆池有樓臺影狀三日乃隱同上

五年黃河清明史五行志

永樂二年陽武大水舊志

正統元年淫雨害稼原武志

六七年懷慶旱同上

景泰二年嘉禾生修武志

三年夏濟瀆池有樓臺影三日乃滅同上

天順元年夏懷慶大水河決同上

三年八月產嘉禾白鵲巢於文廟濟源志

九年六月懷慶大水五行志

成化十七年大旱溫縣志

十九年蝗同上

二十年大饑武陟志

宏治六年五月大星隕光若燭地是冬雪深丈餘

八月秋淫雨三月不絕上同

十年二月修武黑氣入地化爲石狀如羊首五行志

十一年大饑斗米千錢武陟志

正德十一年旱舊志

嘉靖四年八月懷慶地震聲如雷五行志

七年大饑人相食蝗結塊如毬舊志

八年蝗大饑同上

九年產瑞木瑞瓜嘉禾同上

十八年溫縣民吳隆家牸牛產麒麟同上

二十一年蝗同上

二十三年蝗大疫同上

二十四年十二月地震崩山裂屋同上

三十二年春三月八寶門外鬼哭是歲河溢漂沒朽棺枯骨不記其數次年大疫武陟志

三十三年七月懷慶産嘉穀通志蝗大疫原武志

三十四年十二月孟縣武陟陽武地震見各縣志冬雷陽武志

四十年夏雨雹地震陽武志

四十一年春三月風霾同上

四十二年秋大雨傾官民廬舍萬餘間同上濟源大水龍誅不孝子張虎於龍潭塔縣志

四十三年七月懷慶隕石五行志

四十四年穀秀雙穗原武志
四十五年冬大雪二十餘日温志冰生花原武志
隆慶二年三月懷慶地震五行志
三年六月淫雨至九月平地水深數尺田禾盡淹陽武志
萬歷元年夏四月大雨雹平地如山陽武志
三年大雨雹原武志
八年蝗濟源志
十年風霾修武志秋螽原武志
十二年大疫修武志
十三年旱陽武志

十四年大旱蝗八月風霾陽武志彗星經天雨雹修武志

十五年三月地震有聲自正月至六月不雨麥盡槁

七月水又傷禾大饑舊志

十六年大饑人相食斗米千錢大疫死者相藉同上

十七年大旱同上

十八年大旱三月初三日大風晝晦民大饑同上

十九年夏大旱無麥原武志淫雨風拔木修武志

二十年夏修武雨雹舊志

二十一年無麥陽武志

二十三年秋旱修武志

二十四年夏四月雨雹傷麥秋七月大蝗傷禾同上

二十七年大旱同上

二十八年春虎狼成羣爲害陽武志

三十四年蝗孟原武志同

三十五年大水原武志

三十七年大旱無禾同上

四十二年蝗修武志

四十四年蝗舊志

四十六年夏河內甘露降孟縣雨雹殺禾及人同上

四十七年大旱無禾輙城邨饑民趙英才殺邑民焦

聞香以食濟源志

四十八年四月大星隕於東北原武志野蠶成繭陽武志

天啟元年夏大旱無麥舊志龍罰留陽不孝子李彬

二年二月地震人大災武陟志

六年雨雹大風裂瓦拔木是年黃河清武陟志黑風驟

雷暴雨晝晦武陟志

崇正元年八月杏重花濟源志

三年孟縣麥秀雙岐舊志

四年濟源大水縣志

五年秋孟縣雨雹傷稼同上

六年濟源大旱縣志

七年孟縣產異草狀如龍鳳瓜瓞器皿諸形濟源大

疫舊志顧王廟雨石灰四方各里許六月有八十餘日

陽武志

九年蝗原武志四月雨雹陽武志大旱河水竭牛大疫濟源志

十年修武蝗舊志

十一年六月蝗十一月大霧木介數日不化同上

十二年旱沁水竭蝗蔽天同上

十三年大旱五穀種不入土大饑民疫亂屍橫野粟斗二千人相食亂民蜂起同上雨沙白晝如夜原武志

二月二十一日風霾天赤如血春夏大旱八月霜殺禾陽武志

十四年大饑民疫河內濟源樹杪有蟲長二寸許有

絲懸項如雉經狀舊志

十五年地震秋七月大雨雹傷稼殆盡武陟志城壕冰結花分明如畫長丈許陽武志

十六年十一月天鼓鳴羣雞皆驚舊志

十七年春正月朔大雨雪震電温志正月縣民李好問家豕產象孟志七月每晚黑氣繞城原武志

國朝

順治元年冬十月逆闖寇郡城攻四日夜羣見關帝指揮城頭寇驚退濟孟二縣焚殺甚慘府志

二年正月孟縣渡口郵至海子郵河清二日通志大旱無麥河內志

五年淫雨傷禾及民舍舊志淫雨傷稼及民舍山豨始害稼濟源志

六年正月知縣孫爾令詔濟瀆廟有狼銜其輿從兎躍入懷乃逸去濟源志有鳥人面鳥身集於南張羌邨任姓家是年大水溫志

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亥時大風自西北隅摧折林木揭人廬舍無算野禽家雞皆逸没空中聞鼓樂聲濟源志

八年武陟大雨隄決溫城奎樓夜有光舊志南城奎樓夜放光照耀數里溫志七月雨雹害稼武陽志

九年五月孟縣民鄭國倫一產四男府志溴梁賣菜媪

生二子陰陽畢具孟志

十一年淫雨傷稼河內志

十二年雨雹舊志

十三年濟源淫雨傷禾雹大如升通志縣志同春二月房屋樹杪鐵器火光騰起原武志陽武蝗縣志

十四年郡城東樓火龍起舊志

十五年八月雨雹十月初四日天鼓鳴府志秋七月大雨雹傷稼殆盡武陟志春旱無麥陽武志

十六年濟源縣雌雞化為雄通志秋月沁水出七星魚果木多重花濟源志

十七年春隕霜大旱麥枯府志二月十四日未時天鼓

鳴東南三月初七日天壇倒影濟源志五里院民張仁家牛產雙頭犢溫志

十八年夏五月大雨雹原武陽武志同

康熙元年桃再花濟源志

二年慶雲見濟源志

三年三月天大寒雨皆成氷草木枯孟志秋蝗害稼原武志

四年武陟蝗舊志春旱無麥陽武志

五年元日奎樓有光如火十月地震冬有木介孟志

夏雨雹傷禾原武陽武志同

六年四月河內雨雹舊志正月二十八日地震濟源志

七年懷慶地震通志三月大雪深三尺舊志

八年七月河內瑞穀生九月濟源民李邦純妻一產三男通志

九年春旱人疫陽武志

十一年濟源蝗舊志陽武蝗縣志

十二年濟源雨雹舊志

十三年自正月至四月大風霾晝晦孟志

十四年閏五月武陟大旱沁水竭通志郡城東門火龍起舊志淫雨傷禾陽武志

十五年三月孟縣地震通志三月地震五月雨雹舊志

十六年三月木介草木冰折同上

十七年六月武陟地震通志
十八年七月河內濟源修武武陟原武陽武同日地震淫雨彌月田穀多死通志及府縣志同
十九年桃李再花實濟源志
二十年五月雨雹陽武志
二十一年孟縣民李正巧妻一產三男舊志
二十二年河內武陟孟縣原武地震通志秋大旱十一月孟縣西治戍津河半月餘水底沙石皆見魚鱉可數十二月大雪二十餘日行人絕地震府志黃河清濟源志
十月初五日地震武陟志春膴無麥秋大雨害稼冬地震原武志

二十三年河內旱十月修武地震通志大饑舊志七月地震黃河淸白坡以上三十里凡三日修武志五月黑風暴雨晝晦秋淫雨害禾武陟志

二十四年嘉禾生瑞麥五岐或三岐二岐不等濟源志

二十六年夏旱武陟志六月淫雨傷稼武陟志

二十七年黑雨色如墨秋大旱桃杏再花舊志春旱冬無雪各縣志同

二十八年春旱河內修武武陟志同六月旱秋禾盡槁冬饑武陟武陟志同

二十九年三月雨土春夏大旱濟沁水竭秋梨再花舊志春大旱人食木葉麥枯死七月二十七日雨雹蟲

食禾八月蝗九月初隕霜瘟疫時行十月雹大旱武陟

志原武同元旦大霧自春至夏不雨麥禾盡槁牛畜疫死

陽武志

三十年河內濟源孟縣修武武陟陽武俱旱沁水竭

通志及府縣志同

三十一年河內修武陽武旱疫通志及府縣志同

三十二年六月西南有聲如雷星隕於何家營武陟志

地震原武志天鼓鳴陽武志

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地震有聲如雷屋瓦搖動二

十餘日方止修武雨雹舊志

三十九年大有年武陟志

四十二年淫雨傷稼陽武志

四十七年濟源修武武陟陽武俱大旱各縣志同

四十八年九月地震陽武志

五十三年修武武陟原武陽武俱旱各縣志同

五十七年八月初十日雨雹修武志

五十九年六月地震陽武志

六十一年旱饑通志秋蝗食禾殆盡濟源志十月地聞雷鳴溫縣志

三月二十八日修武陽武地震各縣志同

雍正元年大旱飛蝗徹天溫志春旱修武志

三年二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會於娵訾道歲大熟麥秀雙岐武陟志

三年大有年武陟志

四年十二月初九日黄河清自陝州至虞城縣澄流見底至次年正月初十日復故通志

五年大有年修武志

六年嘉禾生通志濟源志同大有年修武武陟志同

七年嘉禾生通志濟源志同河內縣民梁生旺妻一產三男通志大有年修武武陟志同

八年陽武縣生員張隨黄妻毛氏壽一百一歲奉旨給坊通志濟源志秋旱八月十九日雨雹修武志秋淫雨傷稼原武志

十年三月大風沙失迷人畜葛家鄗沙壓死童男女

三八人原武風霾屋瓦舞飛陽武志

乾隆元年大有年武陟志

二年九月二十日地震修武志

三年十一月地震陽武志

四年六月暴雨連旬禾盡淹原武陽武志同

七年八月雨雹上同十一月有星見西方光芒長數丈原武志

八年濟源修武武陟陽武俱旱民大饑各縣志同

九年大有年溫縣濟源原武志同

十年春旱武陟原武志同

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雨雹是年軹民採麥一本李[illegible]

岐岐細如線上有房作三瓣子黑色又有麥房生子狀如藥珠濟源志

三月二十五日雨雹傷麥秋旱修武志

十六年大雨水平地數尺溫志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大雨雹修武志

三十九年二月初十日風霾同上

四十年四月修武縣民張興妻一產三男

五十三年武陟縣民谷興茂壽一百三歲朱宗齡年八十歲五世同堂又郡庠生郭應武五世同堂修武縣民楊述先五世同居一門雍睦又沈廷士年八十七歲五世同居

按列代河決及霖雨大水傷稼均載五行志茲河決已詳河渠故於舊志所載者節之

【軼事】

甯封子黃帝時人世傳為黃帝陶正有異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烟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傳列仙

尹壽子相傳虞舜時人說道經於河陽舊志術藝傳

禹治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水經注

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揚波於河衆甚懼武王曰予在天下誰敢干予者風波立霽淮南子

穆天子北征戊寅舍於河上癸未至於[illegible]王甲申[illegible]

征於太行之隥而降休於兩柏之下天子永念傷心
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穆天子傳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年且九
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
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
許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
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
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
太息曰汝之心固固不可徹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
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
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

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列子

周人用成周之寶圭於河甲戊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後獻於王與之東訾左傳

瑕邱仲甯人賣藥於甯百餘年一日地震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人取仲屍棄水中收其藥賣之少刻仲披裘而至棄仲者叩頭求哀仲曰非恨汝也使人知我耳後爲夫餘王驛使復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焉列仙傳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卽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戰國策

河內司馬元允元嘉中爲新釜令喪官月旦設祭柑化而爲鳶酉陽雜俎

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噪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益都耆舊志

劉勳爲河內太守時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裹上有

瘡癢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華陀使視陀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走極輒易計馬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手以膏散着瘡中七日愈後漢書注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

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世說

毛伯道不知何許人與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同學道於王屋山四十餘年共合神丹丹成伯道先服即死道恭服之又死稚堅兆期棄藥而歸未出山忽見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從之二人悲愕悔謝道恭以服茯苓方授之二人後亦度世列仙傳

趙叔期學道於王屋山聞有卜者在市往見之卜者曰欲入天門調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知爲異人叩頭請要道卜者授以胎中記一卷叔期拜受之後丹就飛昇列仙傳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嘗入太行山忽見山破石裂

青泥流出如髓烈取食之如飴餘半攜與嵇康凝而爲石烈嘆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舊志術異傳

紫虛元君晉劇陽侯魏舒女長適劉幼彥師事太虛王君修眞於河內之沐澗澗口至今祀之同上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爾朱榮將攻河內令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尅時已向午士卒疲怠靈助曰時至矣榮鼓之將士騰躍即便尅陷北史

山陽東北二十里晉中散大夫嵇康園宅悉爲田壚時有遺竹述征記

後魏京兆人韋英卒其妻梁氏更納河內向子集爲夫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

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即變爲桃人所騎之馬化爲茅馬從者數位盡爲蒲人洛陽伽藍記

河內荀儒字君林乘氷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牋與河伯投牋一宿岸側氷開尸手執牋浮出又牋謝異苑

洪崖先生欲歸河內舍人劉守璋贈先生楊雄鐵硯四皓鹿角枕焦氏類林

唐元宗在東都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上謂宰相曰懷州之

師我嬌兒秀美乃無匹之句不知詩之所稱即此二子否歷朝詩話

唐館閣諸公泛舟以木蘭爲題忽一貧士登舟作詩云洞庭春水綠於雲日月征帆送遠人曾向木蘭舟上過不知原是此花身諸公大驚物色之乃義山之魄時義山下世久矣同上

義山爲文瑰邁奇古不可跂及觀四六稿草方其刻意致思排比聲律筆畫雖具亦本非用意然字體妍媚意氣飛動亦可尚也宣和書譜

唐張侍郎爲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背至有道士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其年壽官緣

九霞曰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建茅土惟在保守勳庸苞藏仁孝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徧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器重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置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觀即不在此時夏侯相國爲館驛巡官形質低悴烏因戲曰裴副使不作宰相莫如夏侯巡官否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葢以所見任直道而行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爲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淸途亦至榮顯既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

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邈若以紱冕累身至於二三十年居於世俗倘能擺脫囂塵相隨學道卽三十年內白日昇天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尋訪修眞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潤但唯唯而已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回頗甚嘆息因留藥數粒並黃紙書一械而別之曰藥粒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啟之書窮之辰當復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鼎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讖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官戶部侍郎書之所在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言道流之事

話於親友追想其風莫能及矣太平廣記

裴休刻意翰墨真楷遒媚作行書尤有體法濟源枋口建化成寺僧粉額以候休題他日見之神色自若以袖揾墨爲書字勢奇絶見者嗟賞墨池編

賀蘭棲眞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市廛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景德二年詔曰師棲身巖壑抗志烟霞觀心衆妙之門脫屣浮雲之外奉希夷而爲教法淸淨以臨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爲之理久懷上士欲覿眞風爰命使車往申禮聘師其暫別林谷來儀闕廷必副招延無憚登涉既至

眞宗作三韻詩賜之號宗元大師特蠲觀之田租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宋嘉祐中有李殿丞者知濟源縣魏廣者主簿二人素相好一日會府中李被酒謂廣曰我果官達當薦君爲屬未幾河南倅闕李文攝之遂檄廣慕官相從益歡監司以宴會數俱罷歸故官廣先去李餞於東門席上賦詩有曰今日不知明日事人情反覆似車輪我今自是飄萍客更向長亭作主人宋時文吏風流相尚可見一斑矣　珊瑚鉤詩話

呂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illegible][illegible]過之其[illegible]宴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

圖書之秘上同

曾公亮爲昭文相以疾乞解機政除河陽三城節度使王珪爲內相當制進草神宗讀至高旗巨節遙臨踐土之邦開館珍臺獨揖浮邱之袂顧珪笑曰此句甚熟想備下多時珪云誠如聖訓上同

東坡云予昔在岐下聞河陽豬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豬夜逸去買他豬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慚志林

宋李邦獻字士舉河陽人家有徽宗皇帝御賜雜禽圖徐熙牡丹叢圖董源着色山水圖畫譜

宋山陰陸游曰游家舊藏孝嚴殿繪像先正侍中馮

公拯在焉冠劍偉然與太行黃河氣象相埒每稽首嘆曰侍中輔相兩朝更天下大變而社稷奠安邊裔讋服鉏耰萬里無犬吠之驚有以也 渭南文集

馮拯在中書曰孔道輔初拜正言詣馮謁謝馮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道輔慚赧而退後道輔嘗語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為賢相然求之於今亦未易有 儒林公議

河北惟懷孟州號小江南得太行障其後故寒稍殺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遠似江南云 癸辛襍志

宋神宗患馬政不善詔河南北分置牧使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為孳生監 文獻通考

元中統初河内許魯齋應詔入都道謁靜修先生靜修言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許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後至元中徵靜修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及召爲翰林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答曰不如此則道不尊魯齋集

許魯齋貶斥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詔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成佛徒爲不孝子若輩還家可也理學宗傳

大德間仁宗在潛邸日奉答吉太后駐蹕懷州特苦羣蛙亂喧終夕無寐翼日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曰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耶自後其毋再鳴故此地

雖有蛙而不作鳴輟耕錄

元邱處機字通密山東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嘗寓居修武縣清眞觀研精元學元世祖召見每言爲治在敬天勤民長生在清心寡欲世祖然其言命左右書之時悍兵踐踏中原河南北尤甚處機使其徒多方救濟之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民瀕死而更得生者無慮數萬人中州人至今頌之

釋慧倨隴西人祖李公讓七歷仕宦因喪子棄家遨遊於武陟之邸閣鎭搆寺坐卧其中久之慧倨自隴乘桴順河流而下祝曰但桴潛於某岸者卽吾祖所在至邸閣竟與公讓遇朝夕課誦潛心修持後同時

入定里人爲立公孫祠

元時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彈以鐵爲丸能先彈樹木回丸中鳥人以爲神 琅嬛記

盧仝送伯齡出山詩云伯齡不厭山山不養伯齡後元遺山以水旱當出山戲作天壇詩云擬著茅齋北斗坪殘年細讀洗心經詩成應被盧仝笑會見青山養伯齡北斗坪在天壇之後 元人詩話

明原武令路伯通聰察善斷時民業種瓜者一夕爲人鋤去詣訴以無証遣之翌日命於郵鄰盡借所有之鋤託以他用令各書姓名潛餂鋤及有苦味者遣吏捕之一訊伏罪 池北偶談

鄭端清世子讓國自稱道人造精舍懷慶郭外居之每出竹兜四人舁之精邵康節之學宮中有一櫃手自緘鐍每歲輒易一封遺令遇急乃開及其孫壽平値河北流寇之亂發櫃得破衫五一濶大一稍窄小王驟幹甚偉其弟四人則短小也遂衣而逃某年亂定歸王府一舊人忽遇端清於山中云傳語諸孫當速去故里不可居也壽平兄弟以爲妄不聽未幾及難同上

新鄭縣西山大隗山之左里曰陽綏元許文正公所生之地也先生世家河内金季其先人避兵是邑實生先生於里中金大安巳巳歲也縣學有祠以祀先

生其事具於碑　薛文清新鄭縣許魯齋祠記

世說永太郡有白姓者贅婿於方山之馬氏飽食鼾睡不事耕作馬責之乃曰旦晚我驅猪龍代耕人皆笑其瘋狂明日荒地果熟及死見夢於馬云某日時與黑龍爭潭以白氣候我兵勝即饋餉助之至期果勝黑龍占居於方山至今禱雨輒應　濟源志

張世勲汲人官陽武訓導言人休咎多奇中一日過同官所見役名吳璧者令其速歸家同官問之勲曰役有死徵遲則不得歸矣役果歸家而死人不知其操何術也　陽武志

明天順間恩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濟源廟

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往求之越二日水中涌出一絹囊內盛絳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皇華紀聞

流寇破河內縣尹丁運泰罵賊被磔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觸牆死聖師錄

張蒙山不知何許人寓濕縣麒麟邨廟內一日與衆叟坐廡下忽瞋目少頃出蒸食剛以獻言在某家化緣其人歸家驗之果然值匠役重修殿宇蒙山向壁上畫一酒罈以袖覆之命匠役取酒飲竟日不盡中秋飲趙堡鎮酒店同伴醉甚蒙山令其人伏肩上但聞耳畔風聲颯颯須臾已抵家矣次年早月忽言濕

甚投於井中不知所往舊志術異傳

胡貞女字韞玉許字原武令許懋德第五子大成許吳人康熙年間令也未嫁而大成亡時女從父平順宦山右聞訃哀毀誓不改適既而許落官病卒女哀懇父母願歸許奉養孀姑父母嘉其志乃千里來原武迎姑姚氏歸里以養焉前河督嵇文敏公與胡爲毋黨至戚哀其苦節爲傳貞女所賦詩以表揚之今附於志爲下邑掌故 附秋日感懷三十六韻序云韞玉遭時不偶値數多奇六禮未終九原永訣呼天搶地痛將何及矢志願從夫子半面未親迄今猶是女兒十年茹苦御而事者七十孀姑俯而育者九齡孤子惟憑纖紝以易虀鹽囊無一錢家徒四壁連江寒雨故園之老稚堪悲飄日驚風旅櫬之夢魂何託嗟首卬而無望知執紼於何年孟光之舉案惟卜他生仲卿之同穴願言此日聽哀鴻

之際嚦傷鸞影之孤單春秋代謝血淚千行命運迍
邅柔腸百結見無庭訓敢日聞詩筆寫長歌甚於痛
哭哀何能已情見乎詞詩云秋風何淅瀝秋氣何蕭
索慄冽夜肌骨草木紛零落羲娥去如駛吾身安所
託短檠光熒熒課子習一經詩義思無邪聖言垂汗
青胡爲淚盈掬翁乃不能讀之死矢靡他共姜行良
獨我生多磨折千古同一轍念之心如焚欲語還嗚
咽及笄志高陽未嫁夫云亡婦人從一終母教無或
忘亦知凍餒迫家貧無擔石節義在所敦廿一心茹荼
蘖悽悽別父母惻惻奉箕帚窮達聽有命貞一當自
守嗟哉白髮姑喪子復喪夫一枝失所依菽水如或
無晨昏缺定省暮景悲桑榆嗣子藐九齡繞膝成零
丁不解識之無惡難稱寧馨事姑竭吾力敢云盡婦
職撫孤望其成此志存一息不知冬復春邊[illegible]衣與
食郎伯羈旅人年來音問隔兩地滯中州白骨何人
收日暮火燐燐天雨聲啾啾母家近式微年豐常苦
飢何能復相顧存彼魂魄歸同衾義既篤同穴志文
違孀姑與寡妻血淚交相啼誰爲范堯人仰望同雲
覔麥舟輕一賻生死蒙提攜魂兮歸故鄉從死復何
傷嘖嘖華山傍飛鳥雙鴛鴦感懷常太[illegible]孤鴻[illegible][illegible]
惻人鳥有定偶
此義誰能識

陽武縣丞張瑆山西蔚州人康熙三年赴任以解餉赴閩事竣舟抵白下病没柩至陽邑厝寺中妻袁氏撫棺泣血絕食數日旋自經時康熙四年九月十三日也縣令劉瑞基捐俸以殮申請旌䘏旋里後邑紳士作詩歌以紀之見陽武職官志

天壇倒影見則主年豐大約在春秋二仲日將出未出時忽見玉屋移峙縣東較西爲近御愛松南天門臺殿壇階鬚眉畢現峯巒比西爲尤秀見者歡喜叫呼閭巷皆起逾刻竟隱或化爲雲約三五日後必有大雨老人云有終身未及見者順治間疊見二次濟源志

王母燈初見或一隊或數隊或漸出至二三十隊徐或一盞或二三盞或四五盞斷續不絕自一更至二更城上望之約二三十里許登山視之約十數里終不能即仙燈較倒影爲少同上

濟瀆晨霞在其境者不知嘗存山頂視之當日初出時即有雲氣其上或一片起或數片起或遠近片片齊起或如簪如縷如扇如纓絡傘蓋如龍如鳳如樹影如宮闕近瀆數里處處有之五邑皆備高或一二丈過則爲雲主雨約至初飯時日漸麗雲氣徐收入地則金碧輝煌光華爛然每早視之以爲常異奇觀也同上

龍潭夜月清澈絕倫能令潭作千頃波潭水常三年一去三年一來云同上

有熊氏因榆罔作亂禱上帝遣金母命元女授陰符於此帝遂得策大破蚩尤今壇頂有寶籙堂同上

孔山兩邊皆見日月水經注記孔中有車轍馬跡殆天成非人力所爲山之西嶺有石棊盤石棋子數枚亦非人力所鑿土人呼其山曰棊盤山同上

嘗宿天壇夜見海日大奇語人人不之信及見唐詩有此題乃知古人不我欺同上

前代歲時遣使賫金龍玉簡紐壁青絲詣濟瀆投進亦於天壇投金龍玉簡每三月間遠近進香者多容

帶金銀仙佛銀蛙金盒之類乘人不見抛於水中謂之抛長生同上

天壇頂正陽門爲中州氣戶康熙五十年住持僧嘗將正門壘塞邑令出示嚴禁以堪輿家言正門堵閉氣不宣達主天旱人病噎靈光反照有益於山後而有害於山前其後僧人又於門內大築石臺以閉塞三門時邑人病噎死者不啻千人合邑士民罔不憤恨訴諸邑令委尉勘驗拆毀之同上

許道人名士元會稽人幼孤家貧業樵蘇事母極孝性喜書樵蘇所易錢輒市書晝夜孳孳遂通文墨善畫葡萄稱爲許葡萄康熙間以典史遷宿遷尉時方

用兵而宿當南北衛士元以微員佐縣令措置兵候

後丁母艱謝妻子去隱王屋山中有鄉人客濟源者訪得之攜其家書以往已先知避去次日授回書方欲見之則忽不知何往矣後遇同鄉遊湖廣者言即於是日見士元云 舊志術異傳

劉眞不知何許人寓河内康熙壬子癸丑間始有怪而傳者常獨坐邑東北偏柏山下爲人長身美髯赤背坐必俯首納兩膝間膝高於首三寸許與之食食可十餘器或數日不與食亦不食問其名曰劉眞再有問不應也牧見初狎侮之舁眞納石洞中錮其口去逾旬啟視眞俯首坐如故歷三十年無有名其人

者舊志流寓傳

濟瀆廟神殿後有夜叉像與舊志所載漢代大旱河內人李繼安寄書行雨處也　昔賢辨其事近附會然亦時有靈驗乾隆歲癸卯五月懷郡旱甚知府布顏行部濟邑親詣廟中齋宿祈禱乃以夜叉像曝日中書風雲雷雨四字焚令賫之　隔宿雷雨大作一郡均霑邑令黃國銓勒碑紀其事

考證附

左氏隱公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杜　註攢茅隤屬汲郡餘皆屬河內本畿內邑左氏以為　周室微王弗能有故以

與鄭也溫原攢茅既與鄭矣後日襄王爲復以與晉此時鄭亦不能有也以晉文之兵力圍之不服何況於鄭觀桓七年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鄭伐盟向王遷其民於郟則知鄭終不能有也自王與鄭叛鄭歸王王卒復以與晉則其强悍不服王力終無如何故卒復以與晉也鄭强以與鄭晉强則以與晉倉葛距晉之言終不肯下晉亦第取其土而出其民則其地之强悍可知矣王與鄭不能有而晉終有之而晉日以强厥後原爲趙邑溫爲郤邑而私門日以崇侈地利之所關顧不重歟

通志春秋四十國內以蘇溫並列二國非也按僖十

年翟滅溫溫子奔衛左傳蘇子叛王卽翟又不能於翟翟人伐之王不救故滅正義云國名爲蘇所都之邑爲溫故得兩稱則非二國明矣前桓王時蘇氏嘗叛王王以與鄭已又背鄭歸王復叛王而卽翟又不能於翟其反覆畔換如後世李全侯景之流自取滅亡宜也厥後大叔以翟師伐周遂奉隗氏居溫負固不服晉左師逆王右師圍溫用大師而後克之王卒復以賜晉遂啟南陽日以强大殆民俗之强悍使然歟

前人以懷慶屬衛蓋因兩漢之河內郡有汲共獲嘉朝歌等縣在內也然汲共等爲衛可也遂以一郡皆

衛不可也又因前漢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分康叔故云然耳然以今日之懷慶為衛則雍邘溫分土又在何所乎平王以後衛文公遷曹楚邱河內殷墟盡屬於晉晉始啟南陽焉融謂晉自朝歌以南至軹皆南陽朝歌今之淇縣也淇且屬晉懷慶尙為衛乎愚按顏師古注曰紂城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乃指朝歌之南北東而言非謂盡河北之地為衛周制大國地方百里自朝歌至軹方千餘里周初有是制乎況雍邘溫封於康叔前兩盡以其地封康叔將奪雍邘溫諸國之地

武周無是理也即封圻交錯溫與武陟修武之中當年或有屬衛之井邑未可考若以今之懷慶竟謂之衛不可也至東周以後之不爲衛地更無煩辭費矣若秦滅衛徙衛君角於野王則如魏置漢獻於山陽不得復云衛

省志辨疑曰舊志懷慶府有州共而無沁水考兩漢地理志河內郡有沁水縣州則曰州共注云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孟康曰共故國共伯入爲三公者也當在衛輝府不宜入懷慶按省志竟以州共爲一縣矣兩漢河內郡領縣十八向若以州共爲一則止十七縣矣後漢郡國志則以共別列而州平臯連書

將毋又以州平皋爲一縣耶晉書地理志共隸汲郡州屬河內又將作何解州至隋始改名邢邱又改安昌唐改爲武德宋熙寧六年省爲鎮入河內合考自

明

柏崖城舊志載在濟源縣謂王世充以懷州僑治於此是以今人皆引爲濟源故實省志辨疑云唐憲宗元和十年李師道遣兵焚柏崖倉綱目質實以爲懷慶府濟源縣非也按 皇輿表唐高宗時分河南洛陽新安王屋濟源河陽六縣地置大基縣並置柏崖縣尋省柏崖入大基縣武后時改爲河清縣金末改河清縣爲孟津縣據此河清實非濟源是柏崖特今孟津縣之

舊名與濟源縣僅隔一河無涉明矣又孟津縣志柏崖山在縣西五十里大陽堡黃河南崖唐置縣開元初置倉縣因山以得名倉因縣以得名其在孟津甚明綱目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以東都至陝三百里陸運難致議於河口置輸場以省僦車之費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倉道里適均江淮舟運悉至河陰倉輸米而去更用河舟以次轉運蓋並在黃河南岸瀕河之口不應中間柏崖一倉獨在北岸是又理之易明者其謂在濟源縣西王世充以懷州僑治此城者理或有之蓋隋末唐初濟源縣所轄原兼有河之南岸至高宗時則已析置柏崖

大基二縣由金至今則專屬孟津耳再考唐時分濟源王屋二縣濟源始置於隋舊之軹也王屋始置郡於後周縣於隋舊之襄平也北魏析軹與沁水二縣地所置地形志曰縣有王屋山今柏崖山在孟津西黃河南岸其北岸正當王屋山可見柏崖本為王屋縣地并析自濟源故高人隱於王屋者往往以柏崖為號如無名先生是也

水經注云沁水經野王城魏懷州刺史治皇都遷洛省州復郡水北有華岳廟廟側有翠柏數百株對郭臨川負岡渚青青彌望奇可翫也懷州刺史頓邱李洪之之所經構也廟有碑焉河內郡功曹山陽荀靈

龜以和平四年造天安元年立今廟碑皆蕩無遺跡矣或以水南之泰山廟當之弗思甚已

舊志湨梁在孟縣東五里按春秋纂今濟源西北原山有白澗水即湨梁也後漢地理志軹有原鄉有湨梁舊志未知何據今核註疏志於濟若舊志漫以梁郇剛當之甚無謂也

舊志古蹟皆載北魏武德郡故城謂河內武德鎮是因宋史有省武德縣爲鎮之文也而失載秦漢本有之武德縣且古之州縣亦並無考考北魏碑記按之現在地理始知郡即漢之州而與今鎮接壤鎮即秦漢之武德縣蓋波與武德兩縣自晉書失載省入何

他覓無歸着後人未見魏碑僅据宋史一語將魏之武德郡唐之武德縣皆指爲今之武德鎮而不知魏郡唐縣皆古昔之州非今日之鎮今日之鎮實秦漢武德縣地北魏時此縣已省入州而其地與州止隔一沁河故即以武德名其郡唐以後亦以名其縣縣既省乃以名鎮皆可据碑而推測得之

明月山寶光寺碑元泰定丙申僧空相創建明月寺明天順戊寅賜寺名寶光爲鄭邸兆塋之所佛殿階右有連環雙井名曰靈乃空相所手鑿也殿西之北則蒼公洞洞中方三丈餘懸石崚嶒溫潤似玉四時常若春融曰蒼公者空相法元乃名德結跏是洞者

也再陟而東則觀音閣高逼霄漢閣之右
御座在焉閣之東峯下有泉曰課蜜泉前明嘉靖甲子提
學副使歷城王公勅所鑿水極甘美羣蜂爭聚弗散
因名有碣紀其事自峯而南則
輦道也空相創建時泥光柏子彈徧巖谷中今環山蓊
鬱成林障蔽天日者皆泥光之柏惟佛殿前有松一
株爲後人補植寺前後徑石起伏不可名狀僧寮分
據幽勝花竹參差鳴禽上下與梵誦鐘磬聲相間登
閣憑闌清流映帶郭廬錯比如在几案間阡陌縱橫
烟火相屬縈洄不絕遠眺嵩嶽北邙黃河如帶爲三
郡之名勝云若夫山之所以名及空相領寺其[illegible]

觀志元碑

漢書地理志山陽郡乃今之兗州府也舊志於名宦人物往往錯引又有史稱河南人者舊志每改作河內河陽闌入殊所未解

舊志載楊俊河內人魏志爲獲嘉又載陳元康河陽人按齊書與北史皆稱廣宗人何可改書

舊志人物中載蘇忿生仲山甫趙盾趙武按封藩食采非必懷產不得遂列之本郡人物至若朱載堉等雖故藩苗裔而土著於斯又不可同年而語也

舊志人物中載荀變以爲衞人也宦蹟中載甯俞謂食采於甯也按班史地理志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

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邱是爲文公而河內殷墟更屬於晉師古曰殷墟汲郡朝歌縣也則遷曹而後淇汲俱入晉矣命尚能食采於修武乎至竟稱荀變河內人更臆說矣

舊志人物載李鄴侯河清人惑於稗史葥盧生傳耳按河清乃今孟津巳見前條況新唐書鄴侯本傳稱泌先世魏人徙居京兆又史贊云家傳言泌居鬼谷而史臣謬言泌好鬼道是則泌居京兆之鬼谷共爲京兆人既詳且確唐之京兆爲關內唐之河清屬河南府東西相距懸殊乃不信正史而信稗史何耶即以葥盧生傳之言爲然亦止言泌時居河清未聞

爲河清人也

明史曹變蛟傳載崇正十四年松山被圍應援俱絕九月變蛟等盡出城中馬步兵欲突圍出敗還守半年至明年二月副將夏成德爲內應松山遂破變蛟及兵備道張斗等皆被執見殺是斗爲前明殉節彰彰矣溫志列斗表於遷薊鎮參議後有與松山之難一語在當日本未嘗諱言其事今舊志一加芟改竟致泯然無存然其卒於崇正十五年五月九日墓表猶確鑿可據乃舊志又以叙諸

國朝之下則失實滋甚

大梁李濂嵩渚集載濟源廟有石刻記云大業[illegible]年

二年甲辰大旱有懷州河內縣人李繼安爲[illegible]之湖至君山廟禱祝忽有一朱衣人持書一封與繼安令寄至濟源縣西北三里許有龍池爲池前有石一塊擊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驚畏此書乃玉帝勅濟瀆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言以書叩其石其事果

按末云大宋[illegible]二十日再書不著[illegible]



